韻鏡校證

李新魁校證　1982年4月　北京　中華書局出版
大32開　318頁　平版印刷　索線訂　平裝

學習或研究音韻學，等韻圖是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。不同時期的韻圖勾畫了不同時期、不同地域的語音系統的輪廓，提供了十分具體而可靠的語言材料。特別是《韻鏡》《七音略》和《切韻指掌圖》，更是音韻學研究工作者案頭必備之書，在音韻學著作中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。然而，對等韻圖的研究却是太少了。大概是受清儒的影響吧，長期以來，有關等韻圖研究的專著和論文十分少見，至於對韻圖做一番認眞的考證、校勘的則可說是鳳毛麟角。最近由中華書局出版的李新魁先生所著《韻鏡校證》，對《韻鏡》進行了全面地校勘和訂正，實是音韻學界的一件大事。

《韻鏡》是目前所見最古老的等韻圖，但長期流於海外，國內失傳，直至清末才重新傳回國內。《韻鏡》基本上反映了《切韻》的語音系統，對於研究以《切韻》音系爲代表的中古音有着極其重要的參考價值。現在我們判斷中古字音的等呼主要以《韻鏡》和《七音略》爲依據，但這兩部韻圖反映的雖是同一語音系統，卻有不少相悖之處，孰是孰非，頗令使用者疑惑。一般的專業人員也苦於材料不多，不易斷其是非。李先生的《韻鏡校證》一書引用大量書目，除《廣韻》、《集韻》、《七音略》、《切韻指南》等常見的韻書、韻圖外，還參照了通常不易見到的《切韻》殘卷和日本學者研究《韻鏡》的著作，如《磨光韻鑒》等，取材廣博，條分縷析，不論是初學還是研究，使用起來都十分方便。

李新魁先生近年來致力於等韻學的研究，曾發表過《等韻門法研究》《〈韻鏡〉研究》等文章。《韻鏡校證》的特點之一就是運用等韻門法來判斷《韻鏡》列字正確與否。如《韻鏡》外轉第十三圖四等齊韻日母有一鸞字，校記云：“鸞字《永祿本》字外有一圓圈，《寬永本》字外無圈。前者原來當亦爲空位，鸞字顯係後人所增，故字外尙有圓圈。鸞字《徐鍇音》作巒，仍奚反，論音在齊韻；《切三》亦在齊韵，人兮反又奴兮反。《唐韻》則與栘字別爲一部。《磨光》列合三。按：若從門法日寄凭切條，此字當凭切上字列於三等。《集韻》作人栘切，則切下字與被切字等列相一致。”據《切韻指南》所附“門法玉鑰匙”：“日寄凭切者謂日母下第三爲切，韻逢一二四幷切第三。”也就是說：不論切下字是幾等字，只要切上字是日母字，那麼被切字就一定是三等字。如不熟悉門法，遇到此類問題就無法知道《韻鏡》是對是錯。李先生運用門法不僅說明問題，幷可破除某些對門法的偏見。自明清起，就有人認爲門法既繁瑣又無用，所謂“紛糾繚繞，窒塞迂回”“徒滋纏繞，終屬何益”。讀李先生此書便知前人說法不免偏激，有失公允，

門法在研究宋元等韻圖時還是有其用途的。

音韻學界對有些問題一直沒有定論，俟崇是否分立便是一個。大多數學者贊成俟母獨立，但也有人持懷疑或否定態度，各派也都可找到材料證實自己的觀點。李新魁先生基本上傾向於俟崇不分，然而他并不因此而迴避那些於自己觀點不利的材料。他一方面把材料都擺出來，如《廣韻》、《一切經音義》等材料表明俟崇不分，《王三》及《韻鏡》、《七音略》等韻圖則反映俟母是獨立的；一方面指出《韻鏡》本身自相矛盾之處：《韻鏡》既以俟字列禪紐地位，是即承認崇字爲禪紐之字（因崇字以俟字爲切），然平聲之韻之禪紐《韻鏡》則不列崇字，是與止韻禪紐列俟字之情況相衝突。《韵鏡》上聲列俟，平聲當列崇；平聲不列崇，則上聲亦不當列俟，不能一列一不列也。"（《韻鏡校證》第153頁）讀者便可自己進行分析，研究，或贊同俟母獨立，或主張俟崇不分，得出自己的結論來。看似單純羅列材料而不加按斷，實是尊重學術研究而不輕作論定。李先生這種治學態度是科學的。

《韻鏡校證》一書引用的書目多達四十多種，這些韻書、韻圖及韻書殘卷所反映的雖都是中古音，但不是一時一地的語音，它們之間也有時間、地域的差別。李先生在書中不僅告訴讀者《韻鏡》列字同於某書或不同於某書，而且簡明扼要地告訴讀者造成不同的原因何在，是方音有異，是字形訛錯，或是語音演變所造成。如《韻鏡》內轉第十一圖標開口，校注云："本轉標作'開'，與後代之擬《廣韻》魚韻爲合口不合。案本轉《七音略》亦作'重中重'（開口），邵雍《聲音圖》作'闢'（開口），可證《韻鏡》之作開口，實非偶誤。當是古代實際語音之反映。作合口者，乃是後代之音。《四聲等子》及《四聲韻譜》魚韻俱作合口。"李先生在用《韻鏡》和其他材料比照時，也注意到語音的系統如內轉第十圖的注15介紹了《七音略》中廢韻和入聲相配的特點："……案《七音略》於廢韻合口全不列字，僅有廢部之目。蓋《七音略》以廢部之字兼配未、祭兩部，故以廢部開口之字（僅一刈字）列於未部開口之圖，而以廢部合口之字列於祭部合口圖內。《韻鏡》則僅以廢配未，而不以廢之合口配祭之合口，此兩者之不同處。"此類說明可使讀者在進一步了解，熟悉《韻鏡》同時，對其它的韻書、韻圖有個大概的認識，從它們之間的不同中體察到漢語在中古時期的逐漸演變。此書是一本便於查閱，資料豐富，有很高參考價值的好書。

因是首次對韻圖進行校勘，自不免會有些疏漏之處。如外轉第十三開平聲三等穿母地位有一犨字，《廣韻》爲昌來切，在咍韻。而咍韻是一等韻，三等犨字歸入一等咍韻實不合常例。其實昌來切是昌求切之誤，犨字應歸三等尤韻，元泰定本《廣韻》可證。從諧聲偏旁看犨字也應歸尤韻，但在此書中僅從門法角度說犨字是依"寄韻凭切"條置於此處，而未能指出是因《廣韻》反切錯譌才出現這種特殊現象。李先生講課時曾指出這個錯誤，此書中沒有說明實是偶疏。

王　勉